

俄共迫害作家蘇澤尼欽

詹秀穎

壹 前言

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由現年五十二歲的蘇俄作家蘇澤尼欽（Alexander I. Solzhenitsyn）獲得。這是蘇俄文壇上的一件大事，同時也是世界文壇上的一樁盛事。在蘇澤尼欽獲獎的消息傳出以後，瑞典當地的文藝評論家們曾寫道：「諾貝爾文學獎，雖然不能增減蘇澤尼欽文學分毫光彩，但諾貝爾文學獎的權威，却有賴蘇澤尼欽的文學來加以維持」。從這一段話當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蘇澤尼欽此次獲獎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在世界文壇裏，早期的俄羅斯文學，有其光輝燦爛的歷史，舉世週知的大文豪，如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契訶夫等都是先後在俄羅斯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們以銳利的觀察，生動的文筆，將俄羅斯沙皇專制統治下的社會生活，刻劃入微，將血淋淋的歷史景象用文字呈現在世人的眼前，他們的寫實作風為俄國文學建立了深厚的基礎，同時也為世界文壇留下深遠的影響。

不幸的是，自一九一七年俄共革命成功以後，蘇俄文學便失去了它原有的光芒，俄共對作家們的迫害與限制，層出不窮，一些爲了求生的作家只好在嚴格的檢查制度下，寫些無關痛癢的文章，成爲俄共宣傳的應聲筒，他們的任務不是反映現實的生活，而是替俄共歌功頌德，他們之不能在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乃是必然的結果。

但是，不可否認，本世紀以來，蘇俄國內少數的作家却能中流砥柱，繼續爲俄國文學擔當起承先啓後的重任，在這些少數作家當中，得過諾貝爾文學獎者共有四人，他們是逃亡巴黎的普林，寫「齊瓦哥醫生」而聞名的巴斯德納克，以及一九六五年的西羅赫夫和今年受獎的蘇澤尼欽。本文擬就蘇澤尼欽的生平，作品及如何遭受俄共的迫害，作一概略的剖析。

貳 蘇澤尼欽的生平

蘇澤尼欽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出生於俄國中高加索山區，基斯洛弗斯

克的一個溫泉區。當時，正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革命成功的週年，內戰還在激烈進行之中。蘇澤尼欽幼年喪父。一九四五年他畢業於羅斯托夫大學，並獲得數學及物理學的學位。年青時，一度沉迷於舞台工作，夢想成爲一位名演員，後來他雖自知並無演員天份，但他一直對戲劇有着濃厚的興趣，曾寫過三個劇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離開剛結婚不久的愛妻，進砲兵學校。畢業後，在列寧格勒前線與德軍奮戰，身兼砲兵中隊長，領導戰士勇戰於槍林彈雨中，曾兩次獲頒勳章。由這時起，他開始對俄國的社會生活有深入的觀察，並漸有深刻的瞭解，因此時常發出不平之論，一次在私人信函中，蘇澤尼欽因批評史達林，被扣以「批判史達林的政治犯」罪名，逮捕入獄，關了整整八年。在這八年期間，有四年是在一個科學家囚犯的特殊研究所中渡過，這四年的生活體驗，給蘇澤尼欽的寫作帶來了極有力的衝擊，在他著名「第一圈」小說中所描述的故事，便是以這次的經驗而寫成的。刑期滿後，蘇澤尼欽又渡過了一段流放的生活，直到一九五六年以後，他的名譽才恢復過來。

此後六年期間，蘇澤尼欽在利亞桑市中學担任物理教師，同時也開始他的寫作生涯。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伊萬·丹尼索維奇生平中的一天」，刊登在蘇俄官方的雜誌——「新世界」上，這篇初次敘述史達林時代監獄生活的小說，意外的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與讚賞，許多評論家都認爲蘇澤尼欽是「現代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他就像一顆閃亮的彗星，再度照亮了沉寂、久已黯淡的俄國文壇。近幾年以來他寫成的作品當中，較著名的有「克雷琪朵夫卡車站」、「馬朶留納之家」、「癌症病房」、「第一圈」、「勞工營羣島」等。他在這些文章中，以流暢而抑制的筆調，深刻的描寫出史達林時代的醜惡面目，他「憑其精神的力量，去追求俄國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

叁 蘇澤尼欽作品所涵蘊的意義

蘇澤尼欽的寫作生涯並不如意，但他却能有很驚人的成就，此次他之所獲得，首當得力於其「伊萬·丹尼索維奇生平中的一天」。這篇小說是描

寫一位蘇俄農民服刑三千六百五十三天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天，全文對史達林時代的勞改營有極為生動的描述，囚犯生活在營中「只有忠實的工作，接連一個月連一個取暖的地方——即使是一個野狐狸洞——也沒有。你根本無處去生火，你又用什麼去做燃料呢？你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拚命的工作。」

在那寒冷的地方，「眼睛所看到的地方，只見一片白雲，連一棵樹影也看不見」。囚犯雖然可以一個月寫一封信回家，但是往往「就像一塊石頭丟進了一個無底深淵一樣，它連一點回聲也沒有」，何況在信中也不能說些什麼話。書中的主角舒霍夫對自己的故鄉的印象，已經模糊，集中營裏的生活，從早到晚，已把他折磨得再也沒有閒情逸致的心情，對往事去作一番回憶。蘇澤尼欽以自己親身的體驗，對此種極限的生活，寫來確是傳神。此外，蘇澤尼欽在書中並對蘇俄反宗教迫害運動，有精彩的敘述。文中另一主角阿列什克是一位因宗教信仰而下獄的基督徒，阿列什克在這篇小說的後部與舒霍夫有一段關於祈禱的辯論：

「舒霍夫斷然的說道：你無論作多少次祈禱，並不會縮短你的刑期，你一定會在監獄裏從頭坐到最後一日。」

「阿列什克驚恐的說：你不應該為縮短刑期而祈禱。你的願望是什麼呢？你的崇高的信心牧場上，已經長滿了荆棘！你得為你的坐牢感到高興才對！這裏有的是時間讓你去思考靈魂的問題。正如信徒保羅曾經說過的：『為什麼流這些眼淚？你為什麼要軟化我的決心，在我來說，我不但願意為耶穌受縛，而且還願意為耶穌而死』。」

這些話是在蘇俄出版物中從未見的，這種強烈的宗教信仰，使蘇澤尼欽被視為是一位宗教作家。

除了「伊萬·丹尼索維奇生平中的一天」外，最近五年期間，他寫過兩本重要的小說：「第一圈」及「癌症病房」。「第一圈」是以莫斯科郊外一個特殊監獄為背景，描寫史達林時代末期（一九四九年冬）歲尾三天所發生的故事。這個特殊監獄是從當時蘇俄全國一千萬名以上的政治犯中挑選優秀的科學家和技术人員，讓他們在這個「研究所內」作研究工作。這些囚犯們在層層鐵絲網圍繞的「研究所」內，與外界斷絕一切來往，也不能隨便給妻子兒女或親人寫信。事實上這些所謂的「政治犯」不過是大戰中受俄軍之命

，與德軍在一起工作過，便被視為「反叛」，或者說出已公開的發電廠配線，就被認為是「洩漏機密」，並且根本未經正當的審問，便加以十年或二十五年的刑期。在「研究所」雖然給予他們專門的研究，但時常要求無理的、硬性限時完成的勞動，如果做不到，就有立刻增加刑期或被送返普通收容所的危險。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寫作的另一個重點是強調對情慾的自制作用，表現了對基督教道德精神的忠實。男主角格列柏·納欽（Gleb Nerzhin）是一名政治犯，同一個營中有一位名叫西摩細卡（Simochka）的，她是担任技術研究的工作，並被派監視格列柏·納欽，兩人朝夕相處，滋生愛情，但是格列柏·納欽經過一番心靈的掙扎以後，他對於五年期間無緣接觸的妻子之忠實，仍然勝過了西摩細卡對他的吸引力，這種強烈的道德精神，蘇澤尼欽有極細緻的描述。

「癌症病房」是一部長篇小說，描寫史達林時代一個監獄醫院的生活。主角是一位患有皮膚癌的病人，他所受的待遇，即是作者蘇澤尼欽本人在塔什干醫院裏接受同樣治療時的情形。全篇充滿了面對死神的苦悶，作者寫來，刻劃令人折服。

綜觀蘇澤尼欽的主要作品，他所追求的主題，便是要毫不虛偽的暴露「現實」，去揭發「病重的現代」，囚犯的生活，便是「病重的蘇維埃」所產生的一種投影，它不僅是一種現實批判，同時也是整個時代的批判。

肆 蘇澤尼欽所遭受的迫害

蘇澤尼欽以其文藝的天才而走紅文壇，但是，不可否認，他的文章符合黑魔的反史達林政策，確實帶給蘇澤尼欽的寫作不少的方便。當史達林執政時代，他因「叛國」入獄勞改八年，但史達林死後不久便有人出面為他「翻案」，說他是「冤獄」，於是很快就被釋放出來，並獲得黑魯曉夫的特別垂青，親自批准他的小說「伊萬·丹尼索維奇生平中的一天」，讚美這部小說能够「忠實的暴露史達林時代的勞動改造集中營的真相」。一時間蘇澤尼欽的名氣乃大噪，然而，曾幾何時，俄共領導階層人物變換，布里茲涅夫、柯錫金集團上台後，蘇澤尼欽所受的迫害與限制更多，他原有的地位也開始受到排擠與冷落。他的作品完全被拒絕出版，雖然曾寫信到「作家協會」表示

抗議，但是這封抗議信也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反響。然而在另一方面，蘇澤尼欽在蘇俄國內所受到的歧視以及他向「作家協會」提出抗議的消息，不久即傳遍蘇俄境外。當年在英、法等國所流傳的「抗議信」是蘇澤尼欽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給蘇俄作家協會第四次會議所寫的。蘇澤尼欽在這封抗議信中，揭露了蘇俄文壇近年來的重要黑幕，代表其他蘇俄作家大鳴不平之調。他譴責當局對蘇俄文學的壓迫，他說：蘇俄的檢查制度，「將給我們的文學加上一道鎖鍊……凡屬能表達人民的成熟思想，並能及時地對精神領域或社會良知發生有益作用的作品，都將被檢查制度所排斥或歪曲。」又說：「文學不可能在『准寫』與『不准寫』，以及在『可寫這些』而『不可寫這些』等的兩個範疇獲得發展。不能反映當時社會氣息的文學，以及不敢訴說那個社會之痛苦和恐懼的文學，都不應稱之為文學，而只是一種外表的架式而已。」因此他認為，正因為檢查制度的存在，俄國文學已在藝術世界裏失去了它一度曾佔有的榮譽地位。他指出：「俄國文學，業已喪失了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所扮演的領導任務……這樣的損害，在世界輿論看來，不僅是我國的損失，同時也是世界文學的損失」。

蘇澤尼欽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向「作家協會」發出第二封抗議信，「作家協會」爲此事特別召開了一次會議，並通知蘇澤尼欽參加比項會議。會議結果通過對蘇澤尼欽的譴責案，對於蘇澤尼欽的投訴根本置之不理，他原先所抱的希望，不僅完全破滅，反而吃了一記「悶棍」。

經過此次的決議以後，蘇澤尼欽的作品更無可能在蘇俄國內出版，但是那些未經出版的作品副本，却在國外流傳愈來愈多。「癌症病房」於一九六八年五月由英、美書商印行出版，並推崇蘇澤尼欽，說他可以媲美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並且是第一位有機會以親身的經歷，暴露史達林時代集中營黑暗的蘇俄作家。

但是蘇澤尼欽在國外出版的作品，評價愈高，他在國內所受的迫害也隨之加深，終於在一九六九年底被蘇俄作家協會開除會籍。此事件傳出後，引起了蘇俄國外非共知識份子的一致憤怒，並挺身而出而爲蘇澤尼欽辯護。若干非共作家曾聯合簽署抗議書，指責蘇俄當局開除蘇澤尼欽的「作協」會員資格，是一項「非常重大的錯誤」。他們疑惑的問道：「難道偉大的作家們都應該被當作像有害的生物般而加以隔離和清除麼？」

當蘇澤尼欽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發表後不久，蘇俄作家協會曾發表聲明，指責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此項決定是一種「投機性的政治動機」。最近俄共真理報更對蘇澤尼欽等反蘇份子大事攻擊，根據本年十二月十七日美聯社消息透露，真理報認爲蘇澤尼欽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不是因爲他的才幹，而是因爲他醜化了蘇俄的現實。真理報向蘇澤尼欽發出前所未有最粗暴的個人攻擊，說他的 소설是一種反對蘇俄人民的毒化筆調。該報說：「他是一個精神上的僑外者，與全體蘇聯人民的生活脫節並且抱有敵意。諾貝爾文學獎之所以授給他，並非因爲他的才華，而是因爲他醜化了蘇俄的現實」。這篇二千五百字的文章，是由阿力山大洛夫署名，那是該報編輯部發表重要文章時所用的筆名。這篇攻擊性的文章部份地說明了反共已知識份子的運動正在加強。

同時被指責的有寫「蘇俄能否生存到一九八四年？」的年青作家阿瑪里克（Andrei Amalrik）、向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的庫滋涅佐夫（Anatoly Kuznetsov）及其他反蘇俄的知識份子。顯然，任何一位披露蘇俄體制下醜惡面目的作家，都將不容於共產主義下的蘇俄。

目前蘇澤尼欽生活在秘密警察嚴密監視之中，住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個禁區俄式的三層小木屋內，依靠「伊萬·丹尼索維奇生平中的一天」版稅收入維持生活，外界人士幾乎不能訪問蘇澤尼欽，其未來究將如何，吾人尚難逆料。

伍 結語

今天在蘇俄共產主義式的社會中，俄共鉗制輿論，迫害知識份子與作家的事件，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輕者「入院檢查療養」，重者則放逐坐牢，奴役的蘇俄知識份子、作家、政府官員，甚至高級幹部冒生命危險，口誅筆伐、示威遊行，起來反抗。蘇澤尼欽事件不過是其中的一例罷了。當他接到受獎的消息時，曾很愉快的表示過：「我很感謝獲得這個獎，我的健康情形良好，一定要到斯德哥爾摩領獎」。但是在今年十一月廿七日，蘇澤尼欽致送瑞典學院的公開信中表示，他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接受獎金典禮。我們認爲他的「放棄」並非自願，其原因所在，不想可知。他的命運雖然同於一九五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個蘇俄作家巴斯德納克一樣，遭受俄共的迫害，但是我們深信，蘇澤尼欽所代表的俄國文學傳統之力量，將繼續壯大，在蘇澤尼欽之後，還有更多的知識份子起來反抗極權暴政，繼續向蘇俄體制下的醜惡現實奮鬥下去，人性的光芒，閃耀在他們的心中，有朝一日，終將使共產極權暴政趨於瓦解與崩潰。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六日脫稿